

则各占2—3页不等。^①可以看出,贡噶多吉笔下的王统叙述,汉地所费笔墨最多。吐蕃虽仍占很大的比重,但已不再是论述的重心。

第三,从内容来看,《红史》在对各地王统谱系和相关史实的梳理过程中,特别注重西藏与内地关系的记述。作者在论述完汉地自周至唐的历史之后,即以专门的章节讲述藏译汉文史料中唐蕃关系史方面的内容,对唐蕃之间和亲、交战、会盟等史实都进行了记载。此外,作者在书中对汉地佛教、历算、医药等文化因素传入吐蕃,南宋末代皇帝赵昞被送往萨迦寺出家等内地与西藏之间互动交流的历史也有许多展现。

第四,《红史》的写作广泛参阅了当时的汉文和蒙古文文献的藏文译本,所记史实真实性较高。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元代大量汉文、蒙古文史籍的内容被译为藏文。贡噶多吉在论述汉地王统时,两次提及采用了“赞巴拉多室利袞阅读汉文古籍后在拉萨大昭寺写成”的文书。^②其对唐蕃历史的记述则直接参考了当时藏译《唐书·吐蕃传》的内容,^③记载蒙古王统时对元代宫廷史籍《脱卜赤颜》(即《蒙古秘史》)等资料做了一定的抄录。^④所记西夏王统则是“依据西夏禅师喜饶益希所说”。^⑤有学者对《红史》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史源学的分析,认为贡噶多吉对上述地方王统的记载,有些并非直接来自于汉地正史,但两者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史源,一些部分也多采自中原民间传说故事。作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非常谨慎,“反映了其对非藏文史料使用时既有开放性又坚持不盲从的原则性”。^⑥贡噶多吉这种广征博引的做法以及严谨的治史态度,使得《红史》所述各地王统历史较之前的藏文史著真实性更高。

《红史》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历史编纂学已达到了一个新时代”,^⑦其对于内地各政权王统脉络和相关历史的撰述对后世藏文史籍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书写传统在后来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等史著中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于明初,作者为出身吐蕃王族雅隆支系的释迦仁钦德。该书“写的主要是佛教概要”,^⑧王统历史则分4个部分,详述了汉地、木雅、吐蕃、蒙古的王统和历史。其中有关汉地历史被分为了“汉地五王朝”和“蕃唐交往及甥舅史”两个章节。木雅王统则置于汉地王统之后,并未被冠以专门的标题。^⑨《西藏王统记》定稿于1388年,作者为曾任萨迦仁钦岗林寺座主的索南坚赞。该书主要内容在于集中展现吐蕃王朝各时期政治和佛教历史,并以简略的篇幅介绍了汉地、木雅、蒙古王统和佛法在各地传播的历史。^⑩

班觉桑布。该书完成于1434年,分两个部分,其中

位别居于第22页

②

③

④ 同

⑤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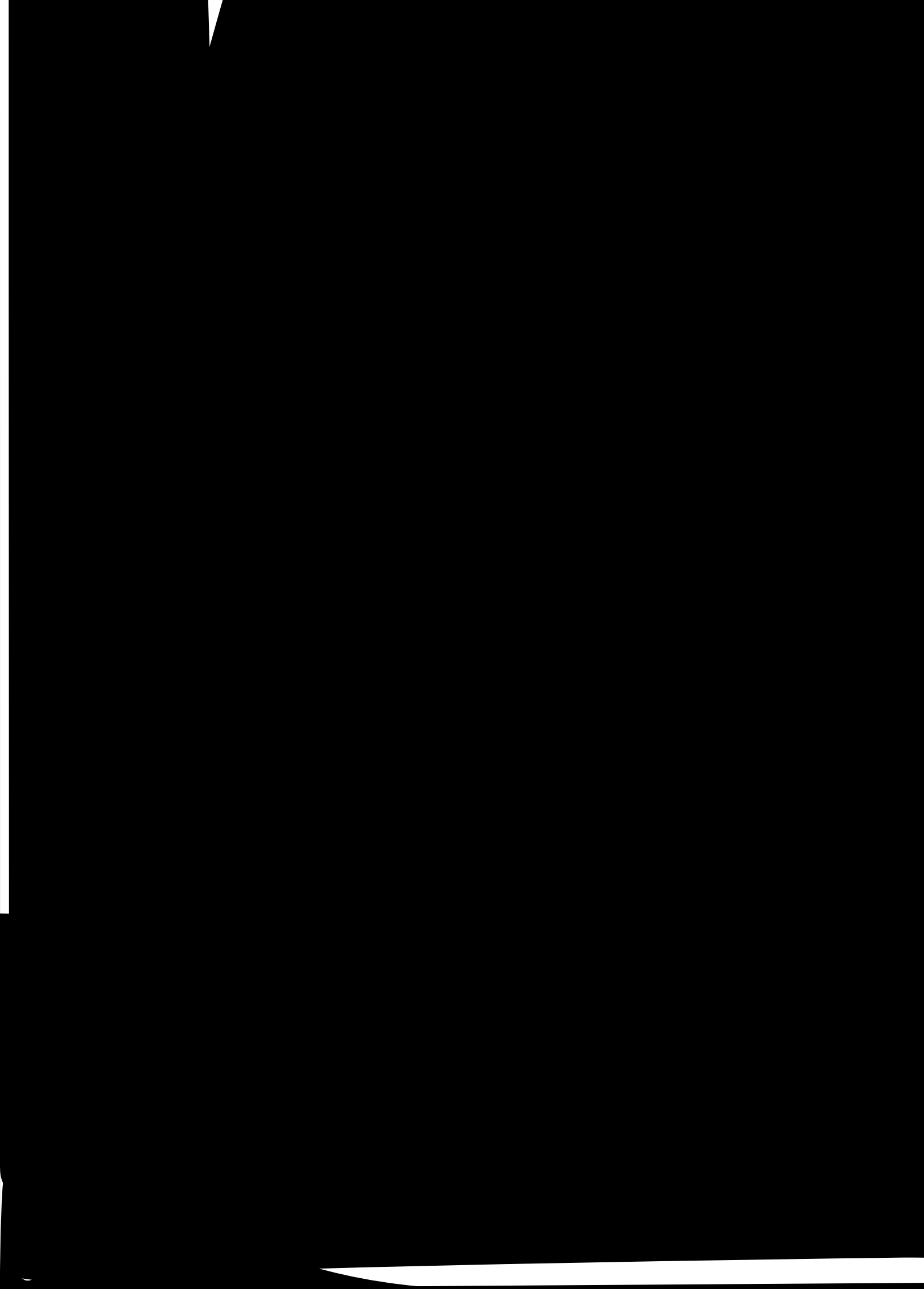
⑥ 周松:

⑦ 王尧、沈

⑧ 释迦仁钦

⑨ 同上,第

⑩ 索



进行理论^①。三

值。公元9—10世纪以
年的八烈吐蕃

② 分
家
曾经
中王统史
族史家们开
外,其
的历史也自然受
并且通过
扶持壮大自
因此,早期
王统史成为连
好的史学体裁。藏
写作,为元朝政
合法性背书。这
提供了新的创
的转变
新的
元朝的统一使
的交流日益
内部人
在来
士前往内地。释迦仁
思巴)赴京
同时,元
的知识储备。
视野
展了史料的来源
经历了新的
建立使得

也是王统史中汉地、吐
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的
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
其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
周边的关系。王统史的书写,
王权上层政治力量的结合
得写作史
大德在教法史之外,不
好的史学体裁。藏
合法性背书。这
提供了新的创
元朝的统一使
的交流日益
士前往内地。释迦仁
思巴)赴京
同时,元
的知识储备。
视野
展了史料的来源
经历了新的
建立使得

之
观
者喜
在述过
面貌
加宽广得大的多
世纪以来
于统叙事的官后

史学传统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延续。
到了突出的休理
《雅俗
对不
于统叙事的官后

的,反映出藏族史家

来又藏、蒙

比,我们还要注意

、木雅等各篇

统传承,且与元

藏地方因吐蕃

法史而时系

这一写法,并非

法地也。^①这反映出

家书写其传统的

立前,区域王

史家们在上建

的共同体认识明代

《西藏王统记》《青

统属于同一和章

叙述^②以用接续

人和区域体的双

续和发展

第四 《红史》

表明4世纪以来书的

